

朱子門人性行考

費海璣

拙作「王陽明門人個性之認識」，刊於東方雜誌復刊第五卷第十二期。四百多年之陽明學走的是討論陽明先生的宗旨的路，都忽略了陽明先生的教法。或把陽明先生的衆弟子不放在眼裡，或錯以爲陽明弟子可傳的不過三四人。這是非常錯誤的。因此，拙文是關開荆棘，使世人看得見陽明先生門庭人才濟濟的真相，使世人對陽明先生之偉大有新的認識。

我們知道歷史人物之偉大，不在事功上，不在學問上，而在能對民族性之陶鑄有所貢獻。陽明先生之弟子遍中國，而且他愛指教絕頂聰明的一群人，他對於天分不高的人則客客氣氣的送走，不加教誨。是以陽明先生在中國史上是非常突出的大教育家。

我們如再向上溯，則宋代之朱子，亦爲陶鑄民族性之大教育家。朱子的門人的性行如何呢？可惜亦不曾有人研究。爲補救此憾，我特撰此文，冀引起國人的興趣。朱子接人，較喜謹厚的人，天資遲鈍的多入他的門牆，這和王陽明的作風

不同。

在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出版的學園月刊上，有拙作一篇，寫朱子的高足弟子，我舉了十五位出來。他們是：

「鄭可學、楊道夫、廖德明、陳淳、周謨、葉賀孫、王過、余大雅、萬人傑、李方子、錢木之、黃雷、黃榦、黃義剛、舒高。」

孔子弟子三千人，司馬遷傳了七十七人，而其性格被人們熟悉的不過三十人。王陽明弟子亦以千爲單位，黃宗羲傳了六十六人，可是個性方面，我們所知的不過三十餘人。朱子的弟子有多少，沒有人統計過，我不敢作太高奢望，只想發現六十名左右。

一、

現在我把最近的筆記整理如下：

楊子直——他但於心之空虛不用處操而存之

王季和——他讀書有貪多之病。

游誠之——他未和窮理和涵養要當並進。

吳德夫——他雖反觀內省，而未果決於去人

欲。

胡竟夫——他性情急躁，又喜新厭舊，專揀一等難理會的無形影底言語，暗中想像，枉費日

力。

陳師德——他日誦五車而不知循序漸進。

江德功——他自作聰明，訓格物爲接物；又妄言佛學，乃致知而離於物者。

王子合——他把窮理看成了識心體，又但解說而不濟事。

包詳道——他求豁然頓悟，然後漸次修行。

陳超宗——他悠悠泛泛，不曾惕然愧懼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，故莊敬持養，若存若亡，徒勞把捉，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。

陳庸仲——他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。

王欽之——他認爲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，而且欲盡捨去古人言句。

路德章——他枉尺直尋，以爲倘遇漢祖唐宗，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。

黃直卿——他研究通書，寸寸銖銖，比量濇合。團團打轉，而無進步處。

劉公度——廢書不講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

之資。

潘端叔——肯研究義理。

高應朝——有所發明，遠方士子得其說感動興起者不在少。

詹體仁——高自標置，多見其不務實。

劉子澄——他因居官自覺無修業之益，然其所謂修業乃以編綴異同爲修業，不知所謂德業者，在文字外別有用心處。他好編類文字，有向外浮泛之弊。

潘恭叔——他未向裡着實用功，讀書求義的工夫尙欠缺。

符復仲——他感到義利之間有難擇者。

黃子耕——凡事草率粗淺。讀書貪多務廣，匆遽涉獵。作文亦繁雜冗蕪，添枝接葉，生出重文字障礙。

楊志仁——爲有體無用之學，而與老佛無以異。

方賓王——他專在靜坐時作存養之功。恃識心而外天下之理。故其病遂至于輕肆狂妄，動而不當其理。

吳伯豐——他不能腳踏實地做去，讀書如奔程走限，一向攢了，故雖讀了有似未讀；他又只於文字上作活計。

李晦叔——他愛比量難易，比較得失，徒爲空說，不知於持敬讀書表裡用功，病痛在不切實下工夫。而他下工夫又不能持續，常有間斷。

林伯和——他免不了有昏惰處，悠悠意態，聞善不力爲，聞惡不速去。而對世務又預爲過計之憂！

汪叔耕——他以為周程有單傳密付之三昧，是有背影逐影、指妄爲眞之弊。

曾泰之——他只於文字語言上着力。

曾光祖——刻苦自勵，而又以助長爲憂，無異於釋子坐禪攝念。

陳廉夫——虛度少壯時節，而欲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。

周舜弼——他求克己巧法，朱子答以如孤軍猝遇強敵，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。

劉季章——心裡急迫求理，空自苦而無所得。他自創條貫過多，朱子說指擬安排之心太重，亦是大病。

項平父——懸空白撰，而不會聖賢立言旨趣。

鄭仲禮——但欲曉解文義，平居泛然，略無存養之功，又無實踐之志。

許中應——惑於佛釋之似，以亂孔孟之實。乃謂讀書逐文義玩索，墮於意見；而自炫以不疾不徐，朱子怒而斥之爲好高欲速之尤者。

潘時舉——自言常苦于粗率，不知病根何在。朱子告以不須討甚病根，病在這上，只治這上便了。

余國秀——他向外理會不干己事，並求知於人。

王晉輔——他妄起浮論，輕肆己見。

曾景建——驚於高遠，涉獵領解，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。

趙詠道——他得一先入之言，而媛媛妹妹自以爲是，便謂天下之美無以易於此。朱子譏其陋！

劉仲升——悠悠度日。

胡季隨——他喜灑落的氣象，朱子教以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的工夫！勿爲人所誑，虛度光陰。

余正叔——他未知「去却不合做的事，便於用敬有功」，故有昏惰雜擾之病。

周南仲——他不能一日之間理會三五事。遇事低徊前却，不肯果決向前，眞實下手。悠悠度日，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。故朱子警之！

張元德——他不讀書成誦，覈之通透。朱子教他用白話去替換古人一兩字，使之吻合無間。

孫仁甫——他有英氣，爲此氣所使，不肯遜志於學。

孫敬甫——他未博考經史，參稽事變，雖說了格物致知，實未到知止有定地位。

葉仁父——不知榮悴休戚乃身外之事，當一切聽天所爲；其不自至者，無求之之理。

潘子善——他欲專務靜坐。

熊夢兆——他靜坐而不能遣思慮，遂去尋敬之體。朱子責爲支離。

陳淳——他塊然守定這物事，在一室關門獨坐，遭朱子譏笑。朱子說自古無關門獨坐底聖賢，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，亦無不通變的聖賢。如和山林苦行僧一般，於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？他聞教後自付少了下學工夫，但朱子見出他的病痛是「今日下學，明日便要上達。」

廖子晦——他溺於佛老，以爲日用之間，別有一物，光輝閃爍，動蕩流轉，是即無極之眞。朱子駁以論孟中無此玄妙之談！道不是有箇物事

，閃閃爍爍在那裡。操存只是教人收斂，教那心莫胡思亂想，並非捉定有箇物事。

以上朱子門下五十三人之性行，乃由王白田所錄之朱子論學切要語中拈出來。我們可以有下列印象：

- (一)好學——潘端叔、劉季章、潘時舉、陳淳
- (二)好高騖遠——楊子直、胡寬夫、包詳道、方賓王、曾景建、熊夢兆。
- (三)貪多務博——王季和、陳師德、黃子耕、吳伯豐。
- (四)不知德育智育並重——游誠之、詹體仁、劉子澄、曾泰之、項平父。
- (五)靜坐派——吳德夫、王子台、王欽之、劉公度、潘子善。
- (六)耽於佛老——江德功、楊志仁、曾光祖、許中應、趙詠道、廖子晦。
- (七)悠悠泛泛——陳超宗、林伯和、陳廉夫、鄭仲禮、劉仲升、周南仲。
- (八)昏惰多家累——陳庸仲、余正叔。
- (九)枉尺直尋——路德章、潘恭叔、余國秀、葉仁父。
- (十)文字上用力——黃直卿、符復仲、孫敬甫

- (十一)爛於語言——高應期、吳伯豐。
- (十二)無恒心——李晦叔、張元德、周舜弼。
- (十三)妄言——王晉輔、汪叔耕。
- (十四)有英氣——胡季隨、張仁甫。

三、

我的舊作「朱子門人大選舉」裡，曾描敘過下列一批人，他們是：

余大雅——捨近求遠，一向懸空說去；頗有才氣。

郭友仁——欠莊重。
陳才卿——心不在書上，只曉文義而不知好處何在。

袁守約——太拘謹。
葉賀孫——說話逐漸把聲音放低，欠正大光明。他做筆記最為詳細，天分甚高。

郭得元——多管閒事，渾身在鬧場中。
周謨——克治私欲，而未充長善端。
周宰——才質甚敏，但有些羸疏，不肯去細密處求。

陳淳——欠下學工夫，侷促一隅，孤陋寡聞。
潘時舉——粗率，知得不實，故行得不力。
陳廷秀——有氣習之患。

周公謹——逼切求益，頭昏了還去理會文字。

李公謹——讀書略看大意，有少窒礙，便暫放過，俟他日去理會。

曾光祖——思之不得便咎自家魯鈍。
程次卿——他以為憂國是思出其位，紛紜妄想。

江文卿——他自咎五十年枉費工夫記許多文字。

陳公直——讀書不逐些子理會，從頭到尾都攪渾了。

林士謙——他問自得處，朱子斥為問不成問。
廖晉卿——精神收拾未定。

鄭光弼——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。
鍾唐傑——他好商量，持敬窮理也先商量。
馮德貞——不知為己，不曉事事都合做去。

陳德本——讀書有過於疏之病。
楊志仁——有過於密之病。
杜叔高——學不能致用。

鄭子高——關心風俗之變。
李周翰——自欺年高，未免時文之累。
鄭可學——做聽講筆記，頗扼要。待人，好行小惠。

楊道夫——為學之方獨得朱子之要訣：「嚴立功程，寬着意思。」又朱子辨偽書語，他的筆記頗佳。

王過——資質魯鈍，但親炙朱子較久，記朱子日常動靜語默嗟嘆怡悅，僅次於葉賀孫。

萬人傑——他記朱子之精明處，和余大雅記朱子的寬大異詞。大雅記朱子待人接物之原則是不分厚薄，使人人各得盡其情，人傑却記道要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酬酢。

李方子——喜歡照顧朋友，相濡以沫。
錢木之——朱子門人中善發問的是他，他曾發現聖人汲汲遑遑未必是。明知不可為，還為什麼？知不可而為之，就是不知了！這問題使朱子難以對答。

黃營——他有能思之心，在朱子門中，他最愛講道理，時有新見。朱子辨偽書語，無論詩書孝經，弟子所記皆以他所記為最佳。他的領會力也高人一等。他治學勤敏，可是朱子說他貪多。朱門五黃，朱子偏愛黃翰。

黃義剛——朱子辨偽書語，他的筆記亦佳。舒高——朱子辨偽書語，他的筆記頗佳。

黃翰——朱子獨對他講老莊。在朱門，他是最幸運的。他不僅是朱子高足，而且是朱子的快婿。

以上三十七人，給我們的印象如下：

(一)富有才氣的——余大雅、郭友仁、葉賀孫、楊道夫。

(二)拘謹的——陳才卿、袁守約、周謨、陳淳、鍾唐傑。

(三)好交際的——郭得元、廖晉卿、鄭可學、李方子。

(四)粗率的——周宰、潘時舉、李公謹、陳公直。

(五)急切用功的——周公謹、曾光祖、李周翰、王過。

(六)博學的——江文卿、楊志仁、鄭子上、黃義剛、舒高。

(七)愛寫作的——鄭光弼、陳德本。

(八)隨人腳跟的——馮德貞、程次卿、林士謙、陳廷秀。

(九)學不能致用的——杜叔高。

(十)精明的——萬人傑、錢木之、黃營。

(十一)幸運的——黃翰。

四、

經過二十年之研究，我們已知八十八位朱子門人的性格了，這些人均是鄉賢，對學術文化都很有功勞。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十日出版的現代學苑裡，我的「宋代書院新考」，把朱子派的書院列舉了出來。這些書院便是：

「明道。嵩隆。鶴山。嶽鹿。陽坪。白鹿。河源。柳湖。蒙齋。南溪。古梅。武彝。深山。斛峯。石峯。蘆峯。建安。浮沚。東林。昭文。鄱江。息齋。拙齋。雲巖。槐堂。」

我現在不談朱子的再傳弟子，但講他的及門弟子。而講到他們時，不講他們的長處，但講他們的缺點。為何如此呢？我的目的是使人們發生親切感。

我們對孔子的弟子，所以特別愛好者，正因為他們的缺點，我們瞭若指掌。論語中孔子對弟子們的一字評，往往不可盡信，可是，竟發生親切感了！

例如顏回，不違如愚。孔子後來改口說：「回也不愚。」高柴為孔子弟子中衛國六人之一，孔子也說他愚。事實上，以孔子為標準，則三千弟子皆愚！故孔子一字評，是失之太渾的！我們明白了說弟子之個性無妨指出最初的印象，所以就照着做去。

最近我把陽明弟子三十人和孔子弟子三十人比較研究，拙作引起不少讀者之興味。我說徐愛就是王門的顏回，王虎谷是王門的冉求，王純甫

是王門的子路。陳國英是王門的宰我。劉少衡是王門的澹台滅明。王公弼是王門的漆雕開。戴子良是王門的有若。劉內重為王門的端木賜。冀元亨為王門的公冶長。顧東橋為王門的樊遲。陸元靜為王門的高柴。蔡希淵為王門的閔損或司馬牛。鄭謙之為王門的言偃。夏敦夫為王門的顛孫師。顧維賢為王門的南容。汪節夫為王門的公西赤。歐陽崇一為王門的冉耕。薛尚謙為王門的曾點。這樣一比較，大家就能記牢王陽明這一批及門大弟子了。

於是，我們要問朱子門人中，誰是顏回閔子騫？誰是子路宰我？誰是子夏？誰是子游子張？誰是子貢？這是很有趣的問題。我希望大家答出來。

我提倡尚友古人。往常我寫的是古代的大人物，如今我把大人物門下士也都寫出來。凡是感到活在古人中比較有樂趣的人，請參加我的研究工作。因為，只有這樣的尚友古人的時賢，方會覺得做這項工作是有意義的。

往歲，我把朱子門人最會做筆記的子張型人物大事宣傳，我感到無比的快樂。現在，我知道我排列的次序要加修改，葉賀孫不能作為第一人，而應以吳伯豐為第一人。我希望有人把朱子門人一個個的詳細描述，把他們的傳記資料尋覓出來。朱子門下的原憲，似不在少。本文中已舉了七人之多，他們能够安貧樂道，我們該予以特別的敬禮！

朱門的子貢，也就是那些好交際的人，我舉了四位，實際上不止此數。緣籌款辦書院，得有

子貢一般之本領。而朱子門人及再傳弟子，這一型的特別多。

子路之粗豪，孔子不以為忤，子路死，孔子還悲慟異常。朱子門人之粗率者，我學了四人，對他們，亦當禮敬。

宰我雖懶，仍是孔子愛徒。朱子門人懶者頗有，亦當敬愛。

孔子門人中博學者為天資不高的曾子，朱子門人中愚者極衆，我列了四人。朱子門人中博者，在朱子眼中也是愚者，我列了九人。故朱子門下的曾子有十三人之多！

孔子愛徒，前有顏回，後有仲弓，朱子所愛為黃榦和吳伯豐，此外如萬人傑、錢木之、黃鑑、潘端叔、潘時舉、陳淳，也均可歸入此類。

朱子不喜曾點型人物，但是他的弟子中此類甚衆。至於玄談的、靜坐的、耽佛的，悠悠泛泛的，在朱子心目中，是些問題學生！他們的地位，待王陽明出，方提高起來。我相信王陽明先生鑒於朱子未能把天資卓越的這一型弟子教導，故別出一種因勢利導的教育法。我們對朱子和王陽明之教育方法，正未易軒輊。

中國的地理十分複雜，各地有各地的風俗民情，所以中國民族性是多元的，陶鑄中國民族性的人物，就是往聖先賢了，我們讀聖賢書，如措意於往聖先賢所肆應之事，所接觸的人，明白他們的教法，那麼，我們自我教育，就有許多方便。如果每人均完成自我，合而言之，就鑄成了中華民族的優美民族性了！

民國六十一年五月九日脫稿

朱芾煌 著

法相辭典

著者握一切學，志乎佛，專法相之學廿年，取釋經必需之重要名句顯了易解者，集為法相辭典，歷時二年有半，凡二百六十餘萬言，為研究佛學不可或缺之最佳工具書。

精裝二大冊
每部售價四百元

中國醫學大辭典

名詞七萬條附補遺及索引
研究中醫中藥之唯一寶典

精裝四鉅冊
每部五五〇元

算學辭典

段育華·周元瑞 編

每部售價
一二〇元

本書依照各名詞首字之筆劃多寡，順序排列。末附四角號碼及西文索引，查閱方便翔實，確為不可多得之工具書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·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